#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午亭文編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畢所諿

午亭文編卷四十五

大學士陳廷敬撰

誌銘

翰林院侍讀吳默巖墓誌銘

孫君承恩榜進士其第三人君也君吳氏諱國對字玉隨又字默巖初母夫人有身夢二龍相對已而同乳生二男子君先生故名對其季曰龍當

世廟時用誅流以懲南北鄉試之弊其明年禮闈校士
上親定題目夜半遣親臣齎送鎖院其防密如此既策
之於廷
上曰吾既以法懲除積弊宜可得天下真才故於是歲
所取士恩意尤有加焉連數日引
見拔庶吉士三十二人與承恩等三人讀書翰林中
上嘗幸景山瀛臺南苑輒召以從賜坐延問如家人有
欷歔感泣者嘗問君君偘偘以對

上重焉舊制初教習分

國書漢書人習一書至是

上謂此皆真才漢書其所嘗習命人兼二書每間一月

御試之殿中親第其高下由是翰林之選益重焉君海內名宿試皆在上第長於諷詠指物引類對坐客運翰如飛鏗鏘幽窈旨趣感人顧是時雖重漢書而士之不能習

國書者則斥以去君既專精辭翰又年盛氣盈風采言

議懾伏一世若無足以為我難者久之於
國書不能竟學乃喟然嘆曰此乃天之所以限我才也
明年則以病去居六年補編修典試福建遷國子司業
侍讀又乞遷異去居八年補侍讀提督順天學政事竣
又以病去葢公於仕進未嘗久居其官如此後數年
天子進用臣僚不次登擢或名一藝懷一長者不必累
日浹月輒至大官以君之才使用於時其所得為必有
異乎人者君既皆不久於其官而仕方按籍平進其名

跡止於是者固知士有遇有不遇焉矣然翰林以文章論思為職及其為國子師視畿輔學皆當時之榮未可為不遇而君之文學為世所宗所至克舉其職為學政稍久故聲績尤著亦未可謂不用於時而世以為如君之才其施設有未盡者蓋不獨為君致惜也君兄弟五人伯國鼎叔國縉君其季最季國龍皆進士惟仲國罷為布衣好老子術蓋余從君後

召見時君所上聞於

世廟者其家世與其系譜並如此最季者後為給諫同朝兩人風貌言笑相似甚雖以余之久與居每驟見初不能辨識見給諫以為君也及與之語乃知其為給諫每大笑而别君性篤孝時時語其先人輒嗚咽下泣好舉古昔稱先進世或笑其迂亦不以為嫉也葢其識明坦易人亦多有化之者而尤重友愛給諫死君之子旦賢而有文亦死余與君相見於京師君鬢髮颯然皆白其意氣亦衰矣謂余曰旦之死命也夫吾弟之亡吾葢

不能委順焉吾亦無意於斯世矣余聞其言而悲之君雖衰其才誠有過人者用之皆足以有為而不盡其用此吾之所以終悲君之不遇也君於古文研論最深而工於騷賦之作故獨喜多為詩其愁憂懽愉離合諷諭警戒之旨恒發之於詩名曰詩乘數十卷藏于家君之先世居東甌遷六合後遷全椒今為全椒人曾祖諱鳳祖諱謙父諱沛道德文學為東南學者宗師稱海若先生後以君贈翰林院編修儒林郎以給諫贈儒林郎禮

科掌印給事中毋盛氏累贈太安人君初娶陳氏贈安人繼娶汪氏封安人先二年卒男子三人旦考授州同知先卒次昜國學生俱陳安人出次昇戊午舉人女子二人皆適世家子俱汪安人出孫男五人長霖起旦出次霄瑞次霜高次雩遠俱昜出次露湛昇出孫女六人君以庚申十一月一日卒於揚州寓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月日葬於某原葢君之學行於法宜銘銘曰

士初罔學君雄其文吐辭落簡烝如霞雲點竄不施驚

其坐人士初賤書我張我軍斷紙零墨世實其芬匪文藝然於道敏行衡門鼓鐘聲聞於廷誕惟厥考人師經師聿來則效章縫祁祁君之兄弟式穀在茲以道為文以學為吏君在詞垣仕凛風義羅材於閩俊乂在位視學於畿士喜不謂君之在官先後幾年進少退多其美如何人亦官久於君何有進者已而其退孔嘉君節皎然銘此幽遐敬視圭石允興厥家

封朝議大夫内弘文院侍讀孫公暨配顔恭人墓

誌銘

余同年友鹽城孫君惟一其為人澹泊自外於進取聲利蓋歸然成德君子也故同年生在翰林也余獨喜從之游閒居無事讀書誦詩相與商榷古今人物又往往皆自道其先世之賢居無何余與惟一前後請急歸比余再至京師惟一亦再至又未幾而請急歸又再至而余與惟一前後皆以母憂去余再至京師惟一家居不復出而有父朝議公之喪介以宋生恭貽走數千里來

謁銘孫氏家世之賢昔熟於耳今宋生能言孫氏軼事
思惟一之為人而徵以生之說不謬也生之言曰朝議
公諱助字益我其先蘄州人明初遷鹽城西南十五里
以耕讀傳其家自其上世蓋隱居者流鄉里高其行誼
至公之父諱某字時遇德益卲譽聞益著生四子公其
季也娶玉田顏公女公少而醇謹樸茂力田事父母繼
母以孝稱事其凡如事父族黨里閈化之於是孫氏孝
友婣睦之風聞四方四方之學士大夫過孫氏之廬者

必式公有丈夫子四人自以貧故棄其書而田教其子得肆力於書季子一鯨攻文學為學官弟子入為國子生而仲子一致以廷對第二人官翰苑有名於時即吾友惟一也以惟一貴公初封文林郎内國史院編修再封朝議大夫内弘文院侍讀加一級顔太君初封孺人再封恭人公謂恭人吾家故隱者流顯於時若此吾聞古之君子不以隱顯易其行且吾子雖貴其漠然于世無所能俯仰顧嘗獨喜書自吾苦貧不得卒業於書而

吾子好之如此此吾志也於是惟一聞公言兩以病乞歸奉養閉門益讀書以承公志而公與恭人𣗥粟布絮安田家之樂四方之學士大夫向知敬慕公者皆愧厲感發而歎謂孫氏之能世其家者如此能教其子以有成而隱顯不易其行者如此洵可以風世而勸俗也生之言大較如是余猶記惟一之言曰吾父之賢原於吾祖吾祖為人嚴正誠慤一言動不肯茍諸子侍側或容止不飭輒譙呵及之里人歲時讌飲或儔輩中攻詰人

短刺人陰私事則踧踖不自寧起而歸必痛戒諸子毋以虛言斷元氣毋以非分蠱心術耕者宜穫覬其必穫或不穫讀者宜遇覬其必遇或不遇尊理敬命以俟之天而已觀時遇公之教其家知朝議公之所以教其子有由也惟一自釋褐而仕仕輒不久于其官其澹泊能自外於進取聲利葢奉其祖父父母之教者深矣故名其為歸然成德之君子無疑也惟一又為余言方在孕時恭人操井臼治午炊挾大罋挹水注釜用力猛娠動

累日幾危而卒無恙宋生又言惟一之再赴京師也祖餞者晨集郭門外惟一攀恭人衣呱呱泣嬰兒聲達户庭旣趣季君出郭門辭諸祖餞者皆罷去公恭人迫其行日晡乃行别數月得恭人凶問惟一以不得卒養恭人恨慟濱於死覩恭人之育子與惟一之思慕恭人其隱約艱難通塞之際其可悲爲何如也當此之時余亦有母之喪回憶曩昔又悲不能自勝也公以康熙辛酉九月卒年八十恭人以己未四月卒年七十七長子一

中次一致戊戌進士翰林院侍講學士次一鵬次一鯨太學生孫八人汝翼汝為汝聽汝弼一中出汝礪太學生汝霖汝梅一致出汝楫一鯨出孫女八人一中出者二一致出者四一鵬一鯨出者各一曽孫三人二汝翼出一汝為出曽孫女四人一汝翼出二汝為出一汝礪出以某年月日合葬于城南之新阡銘曰

以余所觀古今文章之士能卓然成一代之名者必其先世多稽古好學之人心濡目染知為學之方而後曉

然於所趨而造乎其至士之特立崛興無所因而然者

盖十無一二焉若吾友孫君惟一奮然自起於耕芸樵

牧之間可不謂豪傑之士哉及吾觀太公生平以學勉

其子者至矣又以知吾向之所信古今文章之士必本

其先世之賢者不誣也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墓誌銘

國家總壹海内分隷民土於有司故縣令最重設臺諫

以通下情防壅蔽臺諫缺擢用令令與臺諫故又相倚

為重為賢令入則為名臺諫者君其人已君諱必振字
卧雲初為懷慶推官三年推官裁省補陵川知縣六年
入為河南道監察御史差按兩浙鹺政還掌山東陝西
兩道事凡為御史七年以歸君之在懷慶也以正風俗
興教化為先舉孝弟於鄉表節行於閭課士於庠講約
讀法身自臨歴輒知其吏民賢姦直曲是非之實風流
令行郡以大治武陟富民負人利其財陷於獄三年君
察知立脫之置陷之者重法修武令饋鮮筍以竹籠之

發視皆黄金君呼其人斥去曰何敢以汚我行縣至温温令有苞苴顯呵之令皆震慴漕米至小灘鎮例監兊金二千兩君悉卻不受曰此吾民膏血勒石以絶來者是歲以廉進秩一級總督三省朱公聞君名召咨以制府事無大小悉以委君三省之事以治及為令陵川陵川在山硤間土陿瘠難理然自其長老傳記士為鼎甲者七人後寖以衰微殆四十年不見科目君至則易置孔子廟立義學創書院教士其中親為勸課士果連舉

於鄉民解黄絲黄絹顔料等袪其累歲所省悉歸民民
用大豐俗故好訟豪猾連蠹役為奸每勾差出縣庭里
閭騷然君痛懲艾令訟者自以其人来既至剖決無滯
留民化其德訟事稀簡去之日民遮道留數百里既去
為君立祠君為御史前後疏五十餘上皆時政之要其
最著者時三叛連衡秦隴兵相接潼關新設税差請速
撤以安人心又請分别倡亂脅從以靖方圉選人以急
兵費多銓注而科目最淹遲請疏清選法收用真才其

為䣘政㸌然洗手自淬益以潔清閒益君為推官以至為令或所已行所未行及為言官盡發其所緼蓄故其裨益為多至今指數以賢令為名臺諫者君輒在其間君丙戌舉於鄉至戊戌中試南宫己亥成進士余與君為同歲生陵川吾鄉邑故知君之事行也詳君卒以康熈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其孤以狀来乞銘按狀君諸城人曽大父諱陸大父諱柱考諱獻赤贈御史母贈孺人御史鄭公某女君初娶鄭氏再娶李氏皆

封孺人子男八人長濰源廪生次濰址增生次濰溥候選知縣次濰沛候選州同知次濰潤候選行人司正次濰淯拔貢生次濰湜候選州同知次濰滘幼女七人孫六人初毋孺人教家嚴午夜篝燈督君誦書與機杼聲相軋毋孺人卒時遺負劵數十君約諸負者焚之曰此孺人囑也遭亂家毀贈君不知在所招魂營葬鄭孺人以不屈於賊卒君與六歲女相依為命破壁頳土結茅以棲晝操農業夜擁書冊流離困阨之中其所成就如

此可不謂賢哉銘曰

士或困窮而為艱勤曰維華膴以娛其身盜仇戴天君思永恫牲鼎盡傷榮枯若夢名德令聞峙山渟淵眂彼貴富凄如浮烟懷抱皎日桑榆未晏委順歸休守道不變我銘斯丘發潛表幽爾樵爾蕘敬君子居

故中憲大夫江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塗公墓誌銘

順治六年歲在己丑寇犯上黨河南兵備副使分巡河

北道容守塗公死於其職
天子加恩䘏贈光禄卿諭賜祭葬于鄞廕其一子曰應泰入監讀書初出知江南廣德州用薦擢知福建汀州府遷長蘆都轉運使歷湖廣布政使司叅政分守湖南道陜西按察使司廣西右布政使以詿悞去任起補江西按察使司坐小法免公為人質直坦易而勇于有為起家州郡歷堦兩司所在有能聲其大要在弭盜息民折衷于剛折柔廢之間雖不為鈎距擿發之行而豪右

兼并姦宄竊發輒捕鞫無所容其有不便於民者如疾痛痾癢之在身必求蠲除而後已即沮格成例齟齬上官不顧也知汀州時海氛方熾山寇乘間刼掠公率鎮兵四出討賊巨寇姦猾斂跡不敢入境一郡晏然秦中鎮兵獷悍難制番人肆虐尤甚公至按其驕横者置於法鎮將亦屏息聽命莫敢枝梧湖南寳慶衡永三郡舊食粵鹽相距郴嶺道逺價貴民多食淡者公為力請得改淮鹽著為令夫人之才如水也刃也坳堂之水不能

運芥舟族庖之刀不能中肯綮公所守多劇郡又乘兵燹蹂躪之餘於閩中總攝巡道司馬別駕司李諸事於九江又兼署驛傳鹽法藩司諸篆當是時獄訟簿書徵發期會鱗分蝟集拙者當此袖手懼傷而公泛應猝辦處之若無事如利器之發新硎江湖之貭大瓠茫茫乎其無津涯也恢恢乎其有餘地也非夫內重外輕神定天全而才餘於事者其能勝任而滿志耶公行三字天交世居遼東鐵嶺衛祖諱必遠天啓甲子舉人陝西宜

君縣令父光禄容宇公諱廓皆以公貴覃恩追贈中憲大夫如公官祖母孫氏母王氏暨公原配完氏俱封淑人繼配金氏崔氏汪氏昆弟三人曰國泰直隸撫標右營叅將曰永泰廣東南海縣令曰弘泰早世子二中坦邑庠生入直

御書房辦事中佁太學生候選縣丞女二長適庠生朱中山次適候選縣丞張國琦孫三錦鈺奎孫女一公自江西罷歸既老不仕僦居都城與余比舍時或載酒過

從因得悲其生平卒於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三月初十日春秋七十有二越三載卜兆於都城東便門外高北店之南原孤中坦具行狀請銘於余余惟公光明俊偉之槩磊犖果毅之才治行卓然可方兩漢諸良吏皆不容無傳也乃為之銘銘曰

佳城鬱鬱漳水蟠忠魂來遊驂紫鸞南州巷哭留餘酸山河氣壯隨朝元有子鵬騫登大官素絲五馬垂朱縏統轄郡縣多凋殘龔黃為易公為難精强綜覈掐腎肝

腰懸弓韔身據鞍福我人民摧豪奸晚乃斂退才未殫太行北走紛巖巒如堂封閉松楸寒撰公遺蹟鐫琅玕藏之幽竁永不刋

西園先生墓誌銘

西園先生諱多學字覺初先世沁水人後徙陽城鄉之郭峪曰從儀至先生八世矣七世廣六世車皆隱農野不顯高祖珩初用李子好爵貴贈承德郎户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再用長子好古貴贈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

僉事兄弟皆中甲科歷官並有名而僉事公初令元城有貴顯不法公抗論置於理直聲大著遷刑曹司讞決而奏免陽城溢額之賦事具邑乘通志是為先生曾祖僉事公子植修先公農業行義於里中先生王父也先生父以萃禮部儒官儒官公伯兄鴻盤萬歷癸酉科舉人歷仕景州知州儒官公蔭積高門行身儉讓里中稱曰長者長者云先生方重亮直不苟訾笑巋然儒行碩德為學者師葢以其學施於倫物散見於事為自少而

老敦行無厭是以於親則孝於兄弟則友恭於朋友則
信於凡所接之人則無不率是意而遇之以誠故其殁
也學者悲焉曰天不憖遺吾師儒官公長子多聞為弟
子員儒官公愛之先生事之如父未年三十有冉耕之
疾狼藉枕席間至不可嚮邇先生躬為扶侍臥起湯藥
嘗而後進比卒慟不自勝過時而悲儒官公以愛子故
暮年竟忽忽而病先生捧手將敬肅容承志視氣聽聲
隨事順體躬自潔食飲視進多少為憂喜晨昏無少違

間儒官公以安侍從昆弟同恩壹視儒官公既歿先生孤立武閱於牆堂構漂揺不可揩拄先生曰無庸平心和顔摩肌煦肉卒以格其邪心招其淑氣學者曰白華之子棠棣之弟先生有焉余所謂孝於親友於兄弟者如此幼與我家宰公我先世父侍御公同學於鄉我家宰公嘗曰吾曹兄弟也但各姓耳往來阡陌輸寫情好連日浹旬我先世父侍御公性嚴重老而歸也闔門罕與人接獨敬先生時時坐先生後披襟展顔舉酒譚燕

先生穆然其間神明湛定坐者融其心神靜其視聽默焉而退若皆有得也學者曰隱不違親正不絶俗先生有焉余所謂信於朋友者如此平居嶄然自持孤介峭潔若不可人意與人語温温焉侃侃焉勉其善而遏其非被容接聆謦欬者薰蕕氷炭氣沮意消里黨急難咸恃以濟卒無矜伐意學者曰伐木乾餱之義先生有焉余所謂凡所接之人無不遇之以誠者如此先生安貧守約有以自樂而檢身甚嚴余少壯里居侍我冢宰公

游樊山之巔先生几杖在焉中席酒酣引避拉友人倚樓浮白語笑縱横脫略繩檢中夜不寢先生明日面責余曰節飲養身君其念之自後每見必以相規余至今思其言未嘗不潸然泣也先生教子甚勤老屋三間藉書枕冊浸漬丹墨元日除夜猶聞絃誦之聲渟涵演迤作為制義之文其書滿家凝塵網蟲蠹簡蠹翰余過而從先生為文嘗闚窺竊探取其字句至今恧焉先生加意造士與我冢宰公結文社於樊川之上邑之俊人勝

流畢集其中閱五日晨露未晞桑柘交陰叢花蔽路先生布袍草笠循河渚而來與我冢宰公山厓水湄危坐竟日以待諸君為文口吟手畫賞其俊句或有不嗛嘅然而歎移時不樂余與先兄庶常公先生令子實親炙其盛焉其時學者摳衣執經侍兩公側者厥後多所成立跡先生行事舉十之一二以見其生平學力之專致用之美者葢先儒有言人生惟是感應之理從先生學者歿而益思之即余之不肖每念先生諄諉之言則不

禁潸然泣者是知先生之感人者深矣故論先生之行事而歸本於學而序次之以為之銘焉先生一子于廷順治己亥與余先庶常兄同舉進士者也為永從令先生以故封文林郎先生生以前明萬歷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以
大清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年八十有三葬以康熙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卜新兆于南坡之阡三孺人祔焉葢至是先生歿已十六年所矣初配孺人王氏繼

孺人于氏再繼于氏女三一適貢監生李易其二皆為士人妻孫男一之麒康熙庚午科舉人銘曰

長者傳聞東山東始有顯者張兩公東山魚飛鱗摩空我冢宰公人中龍世父豸冠光熊熊兩家川嶽靈所鍾先生華胄承流風麟傷鳳逝吾何從典型淪亡天晦蒙風木痛劇朞再終祥琴欲鼓聲難工松柏已長宿草豐先生馬鬣猶未封歲周星紀加四冬執筆為銘辭載攻緒言皎皎悲填胷人生有情無終窮劖文珉石藏幽宮

千秋不泐情與同海水有涸石無礱

麟昭張公墓誌銘

晉故唐封邑堯都在焉昔季札觀周樂至歌唐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說者謂民性旣敦厖而又有先聖之流風遺澤故習俗異於他國余讀詩至蟋蟀山樞彷彿見其意焉至宋時明道程先生為晉城令實涖我州以禮義節儉為教誨故其民至今皆力耕昏作減縮衣食其

士亦却埽誦習不騖於聲利有古隱君子之風如我舅麟昭張公其人也公家沁水為甲族諱之屏公者萬歷中進士官陜西商洛道左參政為公之祖諱洪翼號萬涵公者舉於鄉令直隷威縣則公之考而余之外祖也外祖母王氏明吏部尚書王公之長孫女生三女季歸先考尚書公廷敬母也外祖任威縣數日而歿祖母攜公扶柩歸里歸而流寇肆掠沁城失守公隨祖母避兵於外家寇退返沁則家業蕩落秖餘汙萊數百畝公纔

弱齡以隻身擔持門戶里胥縣役日夜踵門叫呼公應之有方時有偽官斂餉於沁不能應則拘公於獄者累月邑中耆老士庶咸曰不可禍清白吏子孫咸赴偽官別白偽官亦感悟釋之方姜瓖之亂外祖母避陽城艱於奉養公往還陽沁間營辦甘膬不恤勤瘁未幾外祖母卒公身自舁櫝材於百里外含殮祭葬皆不失禮及生母陳卒亦如之外祖有凡二人皆無嗣歿而葬於他所公每愀然曰異時誰為酹一卮酒者因皆遷葬於祖

塋之側公於家人生死恩義大抵類此公雅好經籍為
博士弟子銳志進取顧為家計累弗克竟業常訓其諸
子曰吾少遭多難未能肆力於經史汝輩多暇宜盡心
治之公既不顯於世嘗慨然謂士不能績學成名則當
勤其四體以自養若安坐衣食無所事事世之大蠹也
日常辨色而起往田間督課視其樹殖耘耔芟柞收穫
以為樂或親執農器以教耕作者曰我竟為老農矣治
家綜理徵密不遺纖悉下至梱雞苙豕區芋畦薑莫不

井井中法佳辰令節召故舊鄰里十數人會飲不立崖岸半酣後語尤不休然不及世務談說者桑麻菽麥雨晴寒燠而已雖居城市終身未嘗謁見官府縣舉鄉飲禮請為賓亦弗詣曰非我所樂也公體幹豐碩精神充裕余官京師四十載公自家視余邸舍先後十三至無倦色恩意周篤亦筋力強固能然也年幾八十猶善飯健步履謂可百齡嗚呼孰意其竟止於斯耶公生某年五月初十日卒以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享年

七十有八元配馬氏陽城庠生馬君銑女繼配尚氏處士尚君元祚女皆柔静有徳子男五長問士庠生次衡士太學生馬氏出次恂士奉祀生次徵士廪生次碩士業儒尚氏出女子三長適拔貢生樊度中次適庠生李三畏次適庠生李膺功尚氏出俱先卒孫男七人克履太學生克晉業儒問士出克巽衡士出克益徵士出克有克貢恂士出克豐碩士出孫女五人問士出者二長適庠生霍正元次適庠生張茂功衡士出者一恂士出

者一徵士出者一俱紡末字以某年某月某日合祔於祖塋之側其甥廷敬為之誌系以銘曰

人之生有戚姻所自出為最親我母之弟存者一人其敦倫也以厚其理生也以勤我視其貌抑抑恂恂我視其家肅肅誾誾懷才齎志屈而弗伸戴仁浴德用淑厥身有山巖業有水漣淪體魄潛藏兮秋復春孰究其年數之所臻

故永從令張君行谷墓誌銘

故永從令張君諱于廷字顯卿其家在太行山谷間之郭峪故一字行谷太行西來幾萬里至陽城迤南百里嶄然而盡如化城蜃樓列嶂北向郭峪在其中謂之鎮郭峪方三四里各倚山巖麓為籬落相保聚或間百步或數十步林木交枝炊烟相接自前明至今官侍郎巡撫翰林臺省監司守令者嘗相續不絶於時蓋近二百年所矣顧郭氏今無聞而張氏其先獨歸然以科目顯曰好爵嘉靖某科進士戶部主事曰好古嘉靖癸未科

進士四川按察司僉事摧折權貴直聲著聞曰以漸萬歷癸卯科舉人景州知州僉事公君之高祖也考西園公諱多學邑庠生耆年長德立行教子鄉黨宗焉君順治辛卯科舉人己亥科進士性直亮刻厲學問長子十歲予兄事之平居侃侃自矜重予每謂君之才如此又名家子當有所樹立筮仕為貴州黎平府永從縣知縣南荒深昧之區日以益闢此天地之運使然亦必賴世有賢人君子能變其舊俗與之維新雖蠻獠窮鄉使異

類為君子故君之所以施於永從及永從之人所以報君者不過區區百里之間而其效可垂之百世風勵天下不可没也黎平以永樂十一年始置府永從以正統七年始置縣縣逼湖廣四川雲南之介山谷嶮峻雜苗分族而處俗兇獷不知禮義飲食言語與中土不相通耕沙礫溪滹以自食輸賨布為租唐宋以前羈縻而已君至則身歷山洞間親為誦說
朝廷設官化民之至意於是始以中土之法治之延師

儒立黨塾未幾而絃誦之聲響應溪洞矣常平倉制未設也歲饑則苗民皆竄去賦旣不辦而縣吏役皆逮催他郡邑及滇蜀人君設倉庾講積貯逾年得數千石仿義倉之法時其斂散於是雖凶歲苗民恃以不饑苗俗昧昏禮世傳鬼竿跳月之陋君憫焉置官媒聘幣有額民便樂之月吉讀法諄復感人爭者願息久則讐殺鬭狠之氣以銷民俗寖變而縣以大治署雍安篆如治永從去雍安民攀號不忍舍去嗚呼若此者可以覲民情

矣彼貪饕殘忍者據百里之地日取其人而刀俎之雖
其境在中土禮義素所漸摩風俗素稱朴厚而使其人
怨讟並興嗷呼狂走而曾不之悔謂民實負我不可化
誨夫民果負我哉又誰則不可化誨者也抑治其民不
張君若耳使君得一郡若一州或不在蠻獠邊徼之地
其所樹立當又何如哉君之治行見於為吏者僅若此
為可惜已滇中之亂脅大府遇害永從孤城不可守君
攜縣印跣行匿山峒間旬日不得食苗民跡君所在銅

鼓岩進稗麥食君求得君家人悉以送君所夫當顛沛流離之際而苗民之不忘其恩如此彼中土之民平居無事而嗷嘐狂走豈其禮義之漸摩風俗之朴厚其性習反有異於蠻獠邊徼之人乎是尤可為太息者也未幾叛者平君竟無害攜印詣軍門陳情父年老願歸事比歸家人無一失者當是時西園公已老而尚健人曰天之所以報君父子也君初為諸生我先公以元日訪西園公聞君讀書聲歸謂廷敬曰張氏子元日猶讀書

邪予聞而自儆焉西園公教君嚴至不令茍一步趨妄一語言西園公生君一子君生亦一子曰之麒庚午科舉人君歿之麒走二千里丐銘於余余不得辭且曰子世家自子祖父及子皆好學問力行仁義其後必昌乎是皆可銘也君生於前明崇禎元年十月二十日終於大清康熙四十五年四月三十日得年七十有九君毋于孺人君娶王孺人生之麒女五人一適江西建昌府知府王君嘉植一適甲戌科進士内閣中書田君沆餘

皆嫁為士人妻孺人生于天啟七年二月二十九日終於康熙四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年八十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君孺人於某山之原之麒女七人以族兄之子國棵為子之麒既别去余為君銘未發邑從河上濟寧道中聞之麒舉子名曰某予謂後其必昌者以理斷其必然而事固已可驗已銘曰

猗嗟觀士為吏可哀天之生嘉穀伍萬莱摧較其本根穀美哉我友行谷君今若此往事猶增傷來誓止命不

稱君才時有以銅鼓之深岩君所廬蕉黄荔子丹襟肴蔬君遠遊歸來眇愁予太行之谷人堯風古飲沁水清流耕瘠土剪紙招君魂與君語公侯必復始昔有云君之孫皃賢且學文千秋及百世繩繩繼我華其銘者信勿替

王君乾六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崇禎末流賊犯陽城山東右參政寧前道王公諱徵俊死之公有子曰龍御府君有婦曰陳氏孺人賊既執參

政公君謂孺人父必不屈賊往從必父子俱死無益乃變姓名隂左右公公果不為賊屈賊怒下僞縣令使嚴縶公君夜忽悲啼不自禁賊察知公子益怒使鐵騎勒君歸立取貲來盍賊痛惡士大夫自宰執至庶官括其金皆以品髙下為率公為人剛而亷無所得金而僞令聞公名雅重公隂縱公還公謂君與孺人曰委贄為人臣當國家難以身濟之事已不濟有死無二君孺人涕泣請從公曰我人臣義不辱身汝曹無自苦令所傳公

死難時大書二十二字有曰身不任辱義無自免云云
者君與孺人實親承其命云公既遇難君孺人號痛庀
喪事哀毀幾傷生顧念父之孤忠恐身塡溝壑他日誰
當請褒卹之者於是強自節釋忍死葬公公所自縊拂
雲樓君孺人終不忍再履其處其後每遇公被繫及殉
難前後十餘日齋戒哭泣積數十年以為常初公所書
二十二字君寢食與俱及公死難時始末謹書之牘跣
行走京師訴當事當事相視閔默卒無肯為公聲言之

者君每與人言未嘗不泣下也君豪邁倜儻而善自矜飭毋范孺人教家嚴君多讀書美言議為學官弟子顧心不悅學使者試士規告於公願隨國子讀書公官蓟遼王毋張太孺人喪君率孺人拜哭就孫位人曰知禮事毋孝毋喪盡禮如公喪張太孺人孫公肇興為學使者以君明經上其名於禮部凡一再至京師終不就國子試曰吾父之大節猶未襃顯也君雖外若豪舉而其中有鬱鬱不自得者凡以參政公之故也順治丙申夏

暴病不能言明日遂卒四月某日也年四十歲某年月日葬於叅政公墓左始祖可考者曰四四生十十生懷英懷英生得剛得剛生聰聰生子文以冢宰國光公貴贈尚書子文國光曾祖也子文生昺亦贈尚書昺國光祖也昺生承恩蓋自是叅政公與冢宰公始分矣承恩生潛光潛光生如春歲貢生當陽教諭以叅政公貴贈韓城知縣是為君祖陳孺人廷敬之從姑也祖三樂贈尚書父經正忼慨有大節孺人有女德歸於君方少而

為擇宜子者侍之生子及女君歿後甘虀鹽攻荼蓼發
居垂二十三年閨門之内具有法度儀則卒於康熙戊
午六月年六十有一覯孺人助其夫子以周旋於叅政
公之側以至公臨難從容而死生無愧抑亦可以為忠
臣孝子賢婦矣子男一人復繪國子監生女一人適余
弟太原府學訓導廷宸俱側室李出孫男一人吉慶孫
女四人廷敬有母之喪禮不得以文辭自見復繪泣以
請曰始吾祖侍

國家之懋綸而渴葬也未有銘葬吾父因未敢有銘今吾母不幸又歿將以某年月日與吾父合窆焉吾聞諸吾母當吾子髫髮之年吾先人知器重子銘吾父母莫如子宜余固辭不獲也且余懼參政公之大節久而無傳焉因得牽引書之雖然孺人廷敬諸母行也假斯言以告哀亦吾母之念云爾銘曰

吁彼鄙夫貪生避死有僇其躬有覆其祀忠臣之後克享厥家佳兒佳婦以泣以歌奕奕忠魂庇其孫子敬作

銘詩告於惇史

韓君佚園墓誌銘

君韓氏諱崇樸字佚園順治中余年十六七始識君一見以為異人杯酒結交而去其後請命於先公要君為舉子業家塾中予居山谷間與先庶常兄閉門閲古書好自矜許輒曰吾志古之道耳何屑屑世俗事為由是見嫉鄉里是時先侍御公初謝賓客鄉之凶人至有侮予家者君至則謂余兄弟讀書以通今致用家之不治

曷以書爲余兄弟始折節自克厲於是鄉之長者旣愛
護善類其惡少亦稍稍解去君高才能文章善開導學
者余旣於君有得而其於行身保家處世之道尤得於
君者爲多迄今五十餘年葢每念不忘也予自通籍守
官自誓清白以貽子孫未嘗不有感於良友規戒之言
君之終也無以爲賻乃輟山田一歲之入爲君窀穸資
雖家人以口分不給告不恤也君又精於醫藥養生之
事晚而深明理學堂與雖復喜詩酒登山臨水有春風

沂雩之思人亦莫得而窺其淺深也君至性過人蕭灑落不羈而游心寘黙嘗山亭涼夜相對於時月暗螢明清風蕭颯忽語及生死大事兩人抱頭大哭哭已復笑如醉如醒如夢如覺由今思之猶復可笑可哭也往年君舉前語以書諮余余應之曰孔子荅仲由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之道大學言明明德其功始於致知中庸言至誠其功始於明善明誠之理乃生死之大關未有誠而不明亦未有明而不誠者由教以入明為要焉故

易傳言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於鬼神乎天與鬼神不能違何有於生死乎是以子思之贊仲尼也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猶之易傳之義亦即明誠之義也謂夫子不告以知生之道則夫子之所以教諸弟子者果何事乎學者但當由夫子平日之言以求進乎致知明善之實生死之說不求知而自知矣予

復於君者如此予是以於道德性命始終之際思君之所以相勉而交警之者不能已於心也君好學老而不衰能為古文尤長於詩予懷君詩前後至數十首有云寒牕燈火平生語除却君知世不聞亦追憶昔時涼夜之時而予與君從游聚散之梗槩亦大略可覩已君終之日寄予詩髙朗超越了然生死之際則君之有所自得於中者益可信其決然也已予交天下士多矣如君者能有幾人哉非予為之銘當誰屬焉其孤時中輩以

狀來求銘按狀敘曰韓氏系出南陽今為沁水人自五代宋遼以來兵革之餘譜牒放失傳之長老先世有為王者故邨曰韓王邨有墓在焉君又字曰韓山因邨名也其世系之可考者則自祖能始能四子長曰純為君九世祖次曰聰三世生侍御曰恩次曰度五世生青州守曰朏仁六世生桃源令曰張叅議曰玙純二子長曰彪彪生銳銳三子長曰贈文林郎崑次曰王府典膳崙次曰王府儀賓巍臨難不屈贈奉訓大夫謚忠義廟食

太康崑子曰子義恩貢再為縣令累封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使子義生范君之曾祖也某科進士累官通政使司右通政祖仰斗初為邑學生後棄去博學修行名重士林是為少室先生父尊令惇厚孝友生三子君其長也君邑學增廣生九應省試不利於有司幼聰警絕人五歲失母馬孺人自解去采衣不茹葷血擗踴哭泣如成人鄉里傳以為奇闖賊犯州邑設偽官專以拷掠士大夫刼取金帛為事比至沁水大索通政公家

時君才弱冠先諸父往抗辦縣庭不屈賊官相顧失色
錯愕咋舌釋不問已而賊圍所居砦君登砦樓語賊曰
汝輩不過欲多得金帛耳砦中金帛悉以委汝賊喜諾
已而賊敗約攻砦破砦中人四散走先是君父已穴牆
去君不知也以不得父在所出入砦内外尋父遂為賊
酋所得賊授以一鎗一包置君麾下君以他事紿賊脫
身走陽城白巷親屬家至則君父先在焉其時天晦冥
暗不知道會白犬引路以是得先達人謂天之相君父

子也君初遇賊時身已被創求父迫竟忘其痛父子相聚背有血沾泥始知為創也葢君之誠孝如此事繼母霍孺人得其歡心與季弟友愛分甘解衣至老不倦親族不能自養者君戒其子我與汝曹不食飲則已不爾則曷忍使骨肉失所生平輕財利類任俠者雖以教授供八口所餘則勤施予又以其餘買書貫酒蒔花木畜禽魚於所築撮園中嘯咏自得有奇書必借觀手自抄寫故所寫書為尤多好飲酒飲則悉令子孫環侍有弗

至則弗樂也君坦懷任運自適其適皆得於天性其行於家而及於友朋無間然者有感於予心也君卒以康熙四十又五年八月初八日距生之年月得年八十有四初娶丙戌進士某官王公度女有婦德婦容卒繼室以侯孺人生二子時中履中女一適南康府推官竇公復儼孫庠生逵子候選知縣斯在孫男四人然壽默鳳孫女三人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某山之原銘曰

君惟有文為學者師深造道域樂天不疑予懷幽憂如

鬲如羈晚慕正學西日載馳衆言淆亂將曷從之去聖

雖遠簡冊在兹明善爲宗尊聞行知明則誠矣時措咸

宜惟君知我謂我不欺炯炯長存朗月朝曦君其不没

萬古如斯

午亭文編卷四十五

午亭文編卷四十六

大學士陳廷敬撰

誌銘

朝議大夫刑部山西司郎中約齋李公墓誌銘

始余從蔚州魏先生游得交李公父子其後公之子旭升今給諫君以文字及吾門因益愈知公平生甚悉後久不見時時從給諫君問安否無何以訃至給諫君為

狀謁銘於予按狀李氏十世祖自孝義遷蔚累世以武功顯然多厚重隱德至父太公敦行仁義好善樂施尤稱長者遂大積於厥躬以造其家公生而早慧爲博士弟子員食餼上庠數踏省門試不利於有司以選拔貢太學省其父歸里中魏先生方謫官家居以古儒者學行自任倡導其鄉公既天質沈摯近道聞魏先生講説益淬礪於問學家禮譜牒近世所弗急者公皆服習而修舉之選中書舍人内閣地深嚴關機密公恪勤盡其

職毋怠毋洩遷户部雲南司主事會用兵於滇賊壘未拔郛郭甫定封疆之吏以人未就業請免夏稅以蘇民或言士馬供億必資近境議不可免公争於庭中卒如公議宣屬順懐安蔚衛頻年苦水沙沖壓民屯田有司請捐其賦議不決公盡言無諱卒韙其説督理右翼與平倉奸人窟穴其中弊不可究詰前後繫訟纍纍彌歷年歲人憚其役公則精心釐畫潔身犯艱大猾屏跡進廣東司員外郎攝四川司事蜀自兵後歲賦日耗議者

令增賦日急公曰養殘黎如養劇病宜急培其元氣疾
疢彌年而重以很厲之藥鮮不斃矣今惟責大吏招徠
流遺田闢賦增毋俟重督於是議寢遷刑部山西司郎
中榆次民段某奸黠誣祁縣范某謀不軌公得其情黠
者服上刑而無辜皆釋會命重臣清刑獄公檢爰書可
矜宥者司得八十六人雲中饑多掠賣人子女公察其
僞券為斷還者甚衆公所歷官其事蹟皆此類公純孝
友悌行於家施於族黨比閭皆足為世表儀旌人之善

成人之名保人之孤復人之産終身汲汲如營已私衛守備何君出倉粟賑饑未及上請而病以殁法當坐侵欺籍孥公力白得免蘭溪丞徐喆舊有貸於公徐後罵賊死公急遣使持其券焚而弔之儉歲盡出所積粟散施遠邇以為常至若建社學設義塚築垣堡諸鄉大夫之所得為者無不為事不可殫悉公雖謹厚樸直而天懷坦逸寄託高邁自為郎出守黔中以鈌裁不赴林居徜徉泉石詩酒以自陶寫嘗過龍門觀太華適吳越芒

鞵竹杖有灑然出塵之思卒之日猶驅欵段尋舊所釣遊處歸而與家人論文談藝日夕不倦至夜分而形神離矣康熙三十四年六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有八予嘗聞蔚州殁而有異雲氣覆其塚上其爲天人無疑今公無疾化去其騎箕尾歴星辰而亦與天遊乎公之子六人昉辰行人司司副旭升壬戌科進士户科給事中與余有文字之知者也暉吉貢生暄亨甲戌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暎乾光禄寺典簿曙畿廪生女一適太學

生劉贔孫十四人嗚呼公之所得於天全於人者如此
此公可以無憾而世或謂天之報施善人或有不盡然
者然觀於公亦庶幾可以明於天人之故矣公諱振藻
字天葩號約齋初配史恭人繼配沈恭人銘曰
蔚州宿學不可捫寒松晚節今彌尊流風百世尚可敦
名家清切連高門韋相傳經遺後昆范公幕下羅璵璠
少翁堯夫堪等倫矯矯介復何騰掀隴西世業堪重論
維桑仙李深蟠根仲也耿耿登星垣季也詞館初高騫

其餘頭角皆軒軒咸池迭奏如篪塤公胡不樂歸精䰟
隴罔樵牧無敢喧

謝府君墓誌銘

謝君名燕昌字巽之其先家平江上世祖曰宇以宋建炎中進士為定海令歿而民葬之後世依以不去遂為定海人元至正間為高安令者曰嗣謙更五世為僉事者曰琛僉事以明正統巳未進士初仕為上饒令政有異民祠祝之弗衰僉事弟璵生廷華君之五世祖也高

大父曰維寧曽大父曰綸兩世皆贈參政大父曰渭明萬歴庚戌進士累官四川按察使平水西有功民為立祠自其先世至按察仕者皆有功德於民按察生子六人仲曰泰臻君考也贈文林郎君為人孝弟偘偘有節概

國初時海叛帥以數千人入據縣君倉卒負親出挈兩弟匍匐叢篁險陋間顰面重趼連晝夜不息以免於難已而王師渡江餘賊匿島中將悉衆來寇君率家人設

守禦謹偵候以兵法部勒之備未成賊至君白贈公寇亟矣盍避之公曰第以若母行毋更憂我賊入致公舟中公不為屈反覆數以大義且曰吾自度葬魚腹耳賊怒公及於難當此時君呼號走海上嚙指血淋漓求父在所岸上人遥望見之無不泣下後家益困歲禄負米事母兄弟三人常易衣以出愉愉如也每催科符至輒掩卷而起已又篝鐙夜咿唔聲相荅和君讀書過目輒能暗記所習誦丹鉛校讐滿於筐篋羣從子弟工舉子

業三十餘人以君爲師會母病君旦夕侍卧起三年蟣
虱盈衣帶至不可捫中夜籲天祈代母卒備哀如禮奉
贈公衣冠杖履葬焉以博士弟子員游國學試輒高等
冠其儕流謁吏部試經義判又高等授州同知歸而歎
曰自吾父抱道不仕且仗節以死吾其敢違吾父之訓
於是耕海之旁泊然將老矣顧於邦人有大利害則準
其力之能爲無所惜小浹港長山橋横絶縣東南當孔
道毁於寇君治之橋完如初定海南東崗碶西接鄞東

錢湖其中有渠歲開碶版引湖灌渠溉田嘗數千頃版之分有上中下自下上鄞為首奉化次之定海又次之歲旱則湖水淺不盈不能達渠雖開上版而於定海田未有利君謂錢湖利三縣田正賦是賴獨定海田無利是無賦也請易置版於鄞無害而定海實百世之利縣令上其言巡撫如君指既得請湖渠通流田盡腴壤比歲大穰民歌舞以樂之盤嶴為靈巖輿區樵蘇饒於諸鄉然環溪而入淫潦不時水高數丈或經月斷人行君

則巉者削之窪者培之水深以衡者横以短梁填以巨石而險道以夷縣負海夏秋多颶風學宫數敧傾君董其役鼛鼓勸工不勞而成君雖不仕視今之仕者其所張設措施為何如哉假令君出而仕或拘於文法掣於上官其所能為豈盡得如其所志哉君既號長者一夕盜胠百金去盜之主裨帥既覺將按以法君曰舍之使其人悔改又當亂時人乘間竊橐中貲君知其人弗問後人自悔恐顧以田償君君立謝取焚其券今其子孫

每食必祝曰願世世毋忘君之德然則君之行身與人不亦古之所謂賢豪間者耶君娶李孺人李先世以軍功襲指揮使孺人則脫棄紈綺温恭儉勤相其夫子以致孝養於其親教其子兼備恩義君弟妹之子若女孺人撫之如已子女使各有所成立君可謂有賢配已君性疎曠有精力嘗自營葬地曰白峯為堂清溪為閭吾魂魄樂而安之卒年五十有五逾月孺人亦卒年五十有八君卒以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孺人卒以

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明年某月某甲子合葬盤溪下樂懇山之麓即君所自營地也子男二人長緒彥次緒章女三人皆嫁士人緒彥壬戌進士余既識其文君之弟監察御史兆昌聞君之喪將歸過取別以緒彥所為狀示余屬之銘既讀狀歎曰是惟賢也宜有銘銘曰誰與仕者民亦孔艱有介于石被褐以完惟定邑乘記隱君子謝氏聞人載張載弛銜鬚罵賊氣薄雲霄彼此肉食競以自豪惟仁成身式惠厥後亦繼其志惟德之

有子弟師之鄉社祠之或嬰簪組多為世疵世所爭趨君勇絶之為所不為詎庸以私人咼思之洋洋海渻海如有涯汭此墓碑

封户部河南司郎中在只王公墓誌銘

封光禄大夫王公之葬也其孤山東運使廷掄使來請銘余與公同州里昔我先公為仲孫豫朋擇婦於里中得公長女賢孝聞於鄉邦葢公之行已教家以施諸世皆卓然有可稱述者焉運使君初筮仕為青州通判始

親民事公來官舍提攜囊篋以家貲辦公務屏去屬邑餉遺不取民一物民頌惠和聲滿青齊間公夫人李卒運使君奉公歸方是時晉郡縣大祲蝗蝝徧郊野公歸則出錢數十萬緡募人捕瘞我先公分口食食餓者公亦捐糈周給州人以故不流離嗚呼周禮相賙相卹之法行則天不為災而民不困於歲後世人各自私於是比閭州黨有無死亡相視如秦越人莫之省顧一遇年凶荒則必仰於官之蠲賑幸遇長吏賢不壅於上聞又

幸有仁主在上除租賦出金錢發粟設糜惟恐不及而吏之奉行之者猶有能有不能民之待澤者猶有及有不及則朝廷大恩其得被於窮簷蔀屋嗷嗷就斃之民者亦已鮮矣安得鄉有君子好行其德如公之自保其鄉庶幾猶有周禮之遺法乎太行古稱竒嶮實當孔道毁轅屠馬不絶於途蓋其巖窗顛䡨烈於深淵行者憚焉公出私錢修治之險者夷隘者拓載馳載驟行旅歌謳比予再經忘嚮者之艱而思公之德藉於無窮而太

息之未有已也公所施設其利於人甚衆爲紀其大者如此運使君入官户部公時一至焉以觀其所爲及其出守汀州次子廷揚亦入官户部公戒之不貲公府絲粒一如運使之在青汀也後運使君再涖山東公曰此汝昔所歷地盍益勉諸由是運使君奉公教惟謹以公訃而歸也山東人攀留之至不忍别去然則運使之奉教而施於民者可知已葢公之修己教家既卓然可觀宜其設施於外有過人者是以君子之觀人必本諸内

行也公諱璇字在只居澤州之南曰楸木窪者自太行而北有山澗澗水北流可數十里公所居在澗之西土田高起草木脩茂上有流泉可溉花竹公之祖諱國寶父諱自振卜築而安焉以長德導其居人隱而未耀公與弟珣生皆穎異祖撫而奇之曰此兩兒殆興吾門乎公入州學為高才生珣以武學生舉於鄉成進士公以貢入國學名在吏部為選人當需次縣令而遽引還退居蕭然自遠教二子皆有所成立此其於世之角逐於

聲利之場者所得孰為多少也家居益敦古誼睦親族使皆有以自給喪者婚者徭賦之不備者緩急恃以無憂晚築小堡名曰永寧聚族黨勤守望講孝友婣睦任䘏之道不倦而公亦且老矣運使君以卓異薦入京師賜蟒服既又封公光禄大夫贈公祖若父官皆如之運使君迎

駕南幸

賜公古稀人瑞御書四大字可謂榮顯已今年八月遽

以疾逝二十一日也距其生崇禎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得年七十公初娶贈一品夫人茹氏有婦德生廷掄繼室以一品夫人李氏生廷揚進士君無後以廷揚為後女適甲戌進士鞏昌府撫民同知陳豫朋余之仲子即前所謂擇婦而得公女者也又二女一適呂宸一適陳修元孫鈞由庠生貢國學孫女五人先是李夫人葬某山之原至是以公卒之明歲康熙四十又六年某月某甲子將啓其封而合葬焉銘曰

有輝自家而極崇於朝也不顯其身則惟其子之褒也晉人載德咸歌其休也德之云遐若山峙而泉流也世繼繩繩永光此丘也

贈詹事府少詹事田公暨配梁太恭人墓誌銘

康熙三十年春正月學士田公以母喪去位予與學士生同鄉同官翰林在直廬日相見而未嘗一造其室至是往弔於寢老屋蕭然風日漏穿苫土不飾學士觸地無容嚶嚶泣孺子聲弔者感動嘆息以爲賢今世顯者

之喪重幄帟飾芻靈象物多致貴人牓書氷紈霜縑被檐衣棟以自旌耀學士無一有焉哭拜且已又拜而言曰吾母之銘敢以煩執事且先大夫懿行久不銘以俟當世之能文者幸執事毋辭余倉卒不得讓諾而出余惟學士之賢而能不累於俗自力於孝如此其有由也夫公諱大稔字阜海馬邑人王父諱世芳以明經為絳州司訓稍遷太谷教諭嚴正直方律身以禮士皆憚讋嚮於學考諱嘉種耆宿長德為諸生祭酒鄉黨化其行

誼舉三男子伯以諸生不屈流賊李自成忼慨蹈義以
死公其季也生而夙慧一目數行下年十三補博士弟
子員純孝友恭篤踐實行與人無貴賤少長接以誠意
紆難攘急族姻肅和喜賓客時至命觴盡客歡口不言
人過人有言者輒不荅或亂以他語飲於郊客妄謂公
慢已怒與俱歸譟於途吾酒方酣何爾遽罷若敢復飲
乎適我公不辭比至客家客怒解竟歡如初夜有竊薮
者僮物色得其人公謂僮吾家薮寧有符記耶温言謝

其人人大悔改行公居心克己皆此類公卒以康熙壬寅四月年五十有三以學士貴贈中憲大夫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封太恭人梁氏山陰人父諱某以明經為學者師太恭人歸於公也温淑静好善治内事公事親孝太恭人晨昏左右恪恭罔怠公好客太恭人常脱佩環治醪醴肴核以盡公意公晩而不視生產太恭人用農事殖其家較晴雨時播種耕耘斂獲皆有法則凡公之為皆太恭人相之也太

恭人卒以康熙辛未正月年七十有九男子子五人長即學士喜霽辛丑進士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次喜遷庠生早逝次喜霆歲貢生汾陽訓導次喜霽廪膳生次喜霙南豐丞為後於仲父女子子一人適李維基孫男十二人學士又云先大夫棄不孝孤閔十稔矣所不墜我公遺緒以行身立朝者繄惟吾母之教觀太恭人之行於學士為賢母於公為賢妻觀公之行於世為賢人則學士之賢其有由也夫余是以願銘焉銘曰

古者淳悶不相往來我覲於鄉厥惟賢哉有美其居拒門弗開我覲於家猗嗟賢母吾莫逐榮亦莫予侮昔相夫子秀出士林温恭其德如式玉金有而不施大其後人峨峨塞山欝欝高墳昭昭無窮視此刻文

提督陜西學政按察司僉事洪君墓誌銘

始余奇洪生琅友之文琅友舉進士為中書舍人相聚於京師因交其從兄谷一君知其人賢者也居數年君由禮部督學秦中而琅友官吏部以卒余閉門謝交游

雖以君之賢蓋於今絶不通問者十年餘矣今年冬君之孤以君卒之月日及許給事承宣所為狀以來請銘曰君治命也予不得辭君歙人諱琮字谷一又字瑞玉上世有顯仕唐則黜陟使曰某宋則少師曰某明則尚書謚恭靖曰某恭靖有從子諱某以孝聞君之高大父也曾大父太學生諱某大父贈承德郎諱某父贈朝議大夫諱某以學行祀於鄉君弱冠以尚書領鄉薦
國初為崇明教諭舉順治九年進士除平涼府推官承

重丁祖母徐太安人憂服闋補廣東韶州府推官歷遷行人司行人刑部主事員外郎禮部郎中提督陝西學政終養母許太恭人以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於家年六十有五初君之生十有一年能一日為經義七篇驚其長老由是江之南北號曰神童顧朝議公弗深喜曰古之學者道積而有言今子學未成而言之多若是吾懼子之外飾也盍道務是求於是君自為童子已志於正學矣故其自莅事教士治民罔弗本於其學

東粤新附建兩藩王邑令府掾皆所易置憑依城社張
距磨牙眈眈伺人君至則曰此濂溪先生提刑舊地也
甫下車大書洗寃澤物四字榜之中堂為政精密嚴恕
一以周子為師法成令修姦黠消沮强梗從化上下安
悦折獄迎刃砉然而解訟者皆願之君所旁郡縣有寃
獄皆就君治部使者行郡縣必與君俱招徠流亡闢土
田通貿遷民稍稍出水火而登衽席矣當是時兵猶未
戢征調頻繁諸郡縣苦供億弗繼則吏執其咎曲江始

興保昌三縣令至相繼自裁君條上幇貼夫船長行之議謂夫船供應廪給額規而外若馬匹折乾索勒則宜革存留傳銀則宜請動支解運脚費則宜請例給鄰縣則宜議協濟大吏韙其議雄韶諸郡吏民有更生之樂勒石頌君功德焉郴桂之界曰春山有妖民郭天鵬者為亂時議以兵誅之君曰無庸兵密名鄉勇計縛天鵬鬼子崗為亡命逋逃藪君選數騎乘夜抵其寨絶水道諭之順逆禍福即日弭散虔賊王秀等已就降至翁源

復叛渡江大掠約賊黨内應君用間誘使殺賊自効而督猺官與戰禽秀殲餘賊四十人曲江猺刼殺人君單騎往鞫得其擅殺者七人抵法餘不問全活數千人於是督撫御史臺使者交章薦君於
朝君在刑部取歴代疏議釋義箋注諸書考證晰疑使法必當情吏不得縁為奸律官私掘蔵物聽收用官私字誤官司廣西容縣民坐掘蔵物誤罹法者衆君取舊律文為證事得白吏著為令君之莅事治民其大者如

此初君之教授崇明也敦尚實行風勵學者毋苟趨利祿而文學之士彬彬興起及在秦中慨然念曰國家所命督者學也匪獨文也必學正而文興於是所以造士之法悉準於古重建關中書院祀其鄉大儒横渠張子延李君中孚講學其中揭其條目為學之序修身接物之要實與白鹿之㫖相發明蓋關中理學之傳自明季馮少墟益推闡而光大之君則為之刋其論著布之學宫曰爾多士歸而求之有餘師也君之教士者如此以

君之言其見於世者未能盡究其用而跡其所以張設措施之意悉不失其為學之指君於聖人之道可謂勤矣元配王氏贈恭人繼室方氏封恭人以其年月日葬於其里其原以元配王恭人祔恭人婉嫕有內德前君二十九年卒子男五人景行東流縣學教諭覺行歲貢生周行候選州同知雲行太學生時行幼女八人皆適世家有名行孫男十一人述庠生逵遇邁遵邃選連迴遴適俱幼琅友名玕為人謹飭有文善書法予之知君

以琅友琅友之歿余不及銘而銘君可慨也銘曰
去聖經遠註箋紛如孰集其成孰究其初相厥宅里大
賢所居高原鬱鬱碑石峨峨近壠墓者紫陽之巖阿

贈工部虞衡司員外郎誾然衛公暨配賈太宜人

墓誌銘

康熙三十有四年里有賢媪壽届百歲里中大夫士以
其故俗風謠圖寫屏風長筵勸酒以余濫爵厠名其中
時實奉諱蒲伏弗敢躋堂惟國之人瑞願因喪除而往

見其廬無何媪卒春秋九十有七余將往弔於寢門會
拜户部之命為裝以行其家孫維斗介其宗老太守君
布狀謁銘於余曰將開奉政公之藏而窆焉乞為合葬
之銘奉政公者姓衛氏諱琦字闇然稱奉政贈公也年
二十三歲而歿媪封太宜人朝議大夫賈公某女今去
奉政之歿葢七十有餘年矣按狀奉政公生而異姿賦
質簡靜疾華躭朴不與俗伍考德攻業亡於悴勤事父
母有曾閔之行至今誦說孝子孝子云歿之日雙親琶

白幼孤三齡而同懷弟妹九人咸在太宜人自箴盥始事早著令儀至是霜晨臼杵夜月機絲内勤事育外捍門户養三齡兒稍長嚴熊荻之教後為御史有名世祖朝奉政之贈太宜人之封皆以侍御故先太宜人以殁於是時太宜人年八十矣維斗才九齡兩弟在襁褓初侍御君性剛嚴嘗嚄唶人過人畏忌者多及是則禦侮孑抗横逆崎嶇艱難之中再興衛氏故余以謂賢也嗚呼以奉政公之篤於孝豐於才而嗇於命天假太

宜人立兩世之孤兒登百年之上壽彼蒼蒼者豈無意於斯人哉是以余銘奉政公之合窆而尤興起於太宜人之賢爲可觀感也侍御君令商城遷水衡榷杭闗及以曹官代巡狩於江南也皆秉太宜人之教令以行商城河無津梁解橐金倡其縣人為橋以資利涉商城之人名之曰衛母橋其心存濟施皆此類也考終之日鄉里悲焉雖奉政公之不禄相見於泉門亦可怡然無憾也巳矣奉政公生以萬歷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卒以

萬厯四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太宜人生以前明萬厯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以
皇清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男子正元更名正丙戌進士厯官御史内陞所謂三齡兒也孫男四維皇庠生卒維斗監生候補理藩院知事維本增廣生維正增廣生孫女一卒曽孫男二首榜廷榜曽孫女三衛氏先世為河東人遷陽城以甲乙科顯者甚衆奉政公高祖世清曽祖九堯皆有隱德祖天雨雄俊人也考遵訓邑

諸生有聲儒林余北轅時太守公送之樊川之上謂余衛氏世行非子銘不彰余諾而行在道濡筆以銘不敢負太守君之屬太守君立鼎所謂維斗之宗老者也銘曰

河東璿源其際清泚蔚彼裔苗産此杞梓不憖哲人光流景駛天豈謂然有美並起作儷淑媛造我堂構靈柯謝春穠華掩秀簪珥弗施象服爰授百齡未多千秋旦晝里館曉閉泉庭宵明崇芒鬱望哀輓愴聲維北沁流

維南析城高山長川悠悠我情

兵部督捕主事龎君墓誌銘

龎君名太棫字錦里其先即墨人上世祖其勝國初知高平縣去官人吏卧轍攀轅借令君撫我既不得請則曰為鄉先生以矜式我父老子弟於是因留家焉子孫世居唐安里數遭兵刼譜牒散亡可考而知者遠祖有子三人伯氷仲佐明經為和陽縣丞叔清自清以下遺其名君之祖道與父志德贈奉直大夫兵部主事母何

氏贈恭人君弱不好弄獨時騎竹馬羣兒騶唱導從以嬉奉直君見而憐之曰吾田家兒後豈能有此乎及長侍奉直君覊游滑縣居益貧君閒關南北竭力顧養奉直君孺人相繼歿負土庀治窀穸過時而哀州里高其行事君守貧益堅當此時鹽法大壞巡鹽使者歲下司農鹺引目於郡縣長吏按户口徵斂盈詘不平公私交病於是巨猾大賈各有分地受鹽轉輸四出高下其直以罔眂利然官引目亦由是通行歲所上課如額官吏

安之矣君獨謂以吾意行法法無不善北遊天津周旋客豪間欲以行其意人既知君長者就問之君曰毋病民民不病法行斯善矣皆曰敬如君意以行鹽使者賴其力皆愛重君固安董氏之分地也鹽壅不行逋責盈積以屬人人罔敢應者君曰是獨不可行吾意乎至則與人約吾以急公家之務耳矢不以私羸病吾人行之未及期人以和輯官私辦給凡君於鹽筴攬綱挈目亦不屑屑身自持籌算顧喜親書册慕學行有褒衣博帶

之風嘗慨然曰使吾當官以吾法行之官事必理時兵興西南行間饟需急朝廷終不以軍食困民下令能助軍資者以官賞相激勸君由是入貲以太學生為兵部督捕西第三司主事正刑書懲周内慎平反舞文骫法之吏斂手卻立莫敢仰視君歎曰法果不可以行吾意乎居六年榷崇明海關税傾倒匳篋以自隨曰吾故不欲以財自汚敢不洗濯奉職满差歸次維揚驛舍而卒卒之日故時槖皆已盡無海關一物一錢嗚呼君之志

固如此良可尚也已君孝友行義孤貧自立奮身郎署
迴翔歲時初贈考承德郎妣安人再贈考如其官妣恭
人始騎竹馬時贈君憐之而心不謂為然也今君所成
立有異其亦非偶然者與君娶段氏無子賢而不妬忌
為君納兩姬亦皆無子女一人段恭人出適里中馮生
段恭人前君三年卒君卒以康熙己巳八月距生之年
丙寅得年六十有四以姪嗣煊為後嗣煊卒以嗣焜嗣
煜為後以姪孫輿為嗣煊後皆君所自擇而立者君於

内外行修篤如此宜皆可銘銘曰
材賢天畀匪直一科横鱗集翼翥吉斯多安平之壘齊
城嶫嶫洋洋國風暢彼條葉汝氏之墟壺山且長蔽芾
勿剪芟此甘棠流風邈矣復其孫子君奮孤童遠踵祖
趾餘分閏氣產生駿雄光岳所蔭就日翔風白楊蕭蕭
青竹斯在摩簡箋詞投筆一慨

巡撫浙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
孚張君墓誌銘

陽城古堯都東鄙地其人能世其道德風化之美以余所聞於長老士之以文學節槩事功著名於時近代則原襄敏公楊正肅公張太宰公其尤卓卓在人覩記者公孚太宰公姪孫也公孚其字諱泰交居虎谷里其地在沁水傍沁水一曰洎水故又字洎谷上世祖可紀者曰演曰純曰曉曉以子昇貴贈中憲大夫河南衛輝府知府以曾孫慎言貴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高祖昇明嘉靖庚戌進士歴官河南左參政以孫慎言

貴贈如其官愼言萬歴庚戌進士累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稱太宰公著其官號也曽王父天與增廣生王父愼思貢生父履祥諸生皆以泰交貴贈如泰交官公孚之始生震雷繞舍有龍起辟中其明日隣媪夢天樂聲送兒來公孚生而秀碩有異質髫齡即知問學父遊覃懐閒久不歸迄不知在所思慕悲號誦孝經至顯親揚名嗚咽不自勝年十二試於邑令令奇其才甫冠大父歿家益貧落欲棄書冊為賈人者數矣會祥

符張君甫令邑中試邑中諸童子見公孚尤竒之初公孚業其經至是張君授以春秋胡氏傳遂治春秋康熈辛酉舉於鄉壬戌予承之翰林掌院學士領貢舉同被命則相國前吏部尚書錢塘黄公工部尚書大興朱公相國前戸部侍郎合肥李公皆嵬然耆宿謂余以文字為職業屬予勘定至春秋卷得公孚文予曰此可以魁其經矣諸公曰中有眷眷兩字未知所出予曰有之諸公於是與予累有異同予反覆公孚之文未嘗不歎其

果可以魁其經也先是予子壯履誦詩及易及見公孚通春秋傳因令從公孚學春秋葢公孚之於春秋可以為人師矣公孚雖為進士凜凜自修飭恥干請舍館授徒士之遊其門者彬彬如也居數年家益貧仕為太和令滇南去京師萬里予親為治裝祖道别去居五年太和大治行取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長蘆鹽政御史例歳二八月内陞外轉各一人在差則否公孚以特旨内陞遷太僕寺少卿提督江南學政未一年遷大

理寺卿數月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遷刑部右侍郎未幾巡撫浙江自太僕至巡撫累遷皆在學政差蓋上之知人善任如此公孚之在太和也治大理附郭民苦供億多竄亡兵占民居且十九而悍卒驕横以縣庭為營房令莫敢問前令僦民屋以居至則吏請就民屋公孚謂縣令命官宜有體何用民屋為遂馳入縣庭方視事庭中營兵來校射公孚謂縣令臨民地非兵校射所語不孫鞭撻之於是諸營讋伏永昌道轄七府大理

轄八州縣而太和獨困煩役提學道臨試及提督道府公廨修葺諸所需物皆累太和民公孚曰民曷以堪耶請以府歸五州縣道署歸八州縣提學道歸十三學使供其費提督則自葺其廨莫有違者兵糧由府佐給公孚曰有司責也縣收府放徒煩轉運何如縣收縣放之為便大吏韙其請里中民夫苦輕役力除之雖上官皆出貲募不復輕役一夫營兵混民居男女襍沓為擇地立屋由是兵民異處矣歲編審丁户例有心紅千金之

饋公孚誓於城隍之神而革之至學宮城垣義倉義田諸廢具興不勞民力此太和之所以大治也公孚之詩予不多見今讀其去太和詩黙蒼石在無船載洱海風狂有岸登此非名句耶其流風可想見矣其為御史也有疏通選法順天鄉試冒籍山左饑民諸疏一日朝退見旗人索債毆職官問其所償數已逾倍毀其券鞭其背事涉勢要弗顧也賽黄彪李三者巨猾也以私怨殺人誣山東人張乙所殺獄成矣鞫得情乙釋焉一日過

予云刑部吏持文卷來獨遲其廷咨之刑曹謂然以為例無有夫咨吏非例獨不猶愈於關茸者流乎予時因朝會語直公孚謂者乃已其在長蘆申條約革陋規人憚服焉其視江南學也絶交遊却私函雖家書必開封使人察之無他語始取視焉而待士惟寛士皆稱之上由是愈益知公孚矣其巡撫浙江嚴交際抑奔競恤災眚鎖盜萌留標兵以壯節鉞築江塘以弭水患民賴以安

駕視河士民請渡江幸武林
上召對行宫温語延問于時扈從在武林亦未及相過
從其後邂逅於吴門執手為别明年公孚遂遘疾以殁
方
迴鑾時對閣臣言張泰交居官甚優如是者再
上知公孚者甚深而公孚之所以報
上者雖不能究其成功而心力亦已殫矣及卧疾上章
辭歸里

上遣内閣中書噶爾泰馳驛往視章未下而公孚病且革前一日諸案牘猶耳聆口授及暮便不成語質明而逝時四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距生之年順治八年四月十二日得年五十有六
上聞而悼惜賜卹逾常等予嘗謂陽城人有陶唐氏遺風雖其人類能自立以有成然更歷二帝一王迄今四千餘年之久其漸被而陶染之者德化之所及猶有存焉况親逢

聖人之教者哉觀
上之所以終始於公孚者可以感發而興起矣陽城人及予所接多偉人竒士不具列而稱原楊二公者以長老之所傳聞世逺而論定也若予所接則姻婭友朋予之言既不足取信來者而又恐因是以累公孚也若公孚之所為既能承太宰公之家學而或亦可以無慚於原楊二公也矣後世必有知而論定之者公孚既幼失
贈公自稚長每一念至哀痛感人友愛弱弟弟亦恭謹

甚
上嘗賜額推誠遇人夫知人則哲是之謂與母范氏前
母曹氏贈一品夫人母范夫人之歿公孚毀幾殆哭而
目眥皆裂至為巡撫目嘗不能良視
上見每問焉初娶潘氏贈一品夫人夫人當困窶奉姑
至孝備極敬養之宜及卒太夫人悼慟至以累其壽繼
暢氏繼石氏封一品夫人夫人某官某女族貴而賢容
以德充儀以教立不福而灾又繼裔氏實主裳帷脯醢

之事哀禮咸至以歸於鄉國初暢夫人有二子喪皆未及中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窆於某原之阡女子子四人潘夫人出者一適前翰林張公道湜子廩貢生德渠先卒石夫人出者一未許字其二人側室某氏某氏出一許字戶部左侍郎田公六善孫晉一未許字以從兄泰來子汝欽為子今走千數百里以狀來謁銘於予者汝欽也汝欽敦厚有家風克纘前緒用光於後公孚為有子矣銘曰

生士鄉同里閈垂景耀披芳翰思古人不我見居是邦慕喆彥天茫茫知際畔君才富十倍算百年路浩壇曼吁嗟乎纔過半銘葴幽發永歎

奉直大夫達州知州立軒林公墓誌銘

余獲交海内賢士大夫垂五十年最篤契者惟長洲汪編修鈍翁新城王尚書阮亭二公而已二公有入室弟子曰候官林佶者以二公故遊吾門余亦以二公之學業期之每來謁視其色輒愀然若重有憂者予詢之則

知其父母老矣以拔貢來京師欲博升斗之養而不遂也無何告歸覲因舉於鄉而父歿終喪再上春官不第乃以獻賦被

旨留直

武英侍書而母又歿告哀號痛禄不逮親而終天抱恨也哀絰踵余門告奔喪歸葬且捧其兄侗來訃濡血簒狀以求銘先人之墓余何忍辭按狀林先家莆其遷福州自元進士重器始也四傳至明知江寧縣真而林之

家聲益大又再傳而林之子姓始衍凡十二傳而至於
公諱遜字敏子立軒其別字也幼刻苦力學為文踔厲
風發貫穿古今奇而法也久噪場屋不售
國初以歲貢授校官旋中甲午鄉試副榜膺特薦始擇
為吏也令三原七年以清節自砥不名一錢古之遺愛
也擢守開州未期年遭父喪去職再補達州噓癃嗅殘
孑遺用康施政理人績未竟也以不能媚事上官投紱
歸隱返初服也平生未嘗一日廢學復不妄學明體達

用根據經史有大醇而無小疵也教子弟務循謹守禮法不汲汲榮名朗陵萬石之風也二子皆通經學古不溺流俗灼然可致顯揚也自少至老撮抄羣書幾等身耄而勤尤世所希惜炳燭也配陳宜人福清諸生陳公自程之女也産名家多嬍行歸公後早經辛苦廾𢌿親操中饋朱芾荊布不改勤且儉也其大者則孝尊章和娣姒教二子皆有學行撫三女兩以節孝著也他如處親族鄰並以恩禮待臧獲以仁凡尋常閨門之所有者

不足為宜人道也嗚呼公為州縣長所至而民安之去而民思之居鄉而人敬之無不稱為善人長者公之得於人而非鄿於人者也雖兵亂不能侵遭荒歲不能困宦途險巇履亨蹈夷自若且與宜人俱享上壽令德考終公雖詘於天而卒未嘗不信者也贈承德郎一旜封安人陳公之王父母也封奉直大夫鼎春贈宜人施公之考妣也署教諭倜已卯科舉人

武英殿侍書佶公之二子也字薛耒行以純孝殁曰孟

端嫁署教諭陳國琦曰廷端嫁廖超奉
旨旌表曰璋端皆公女也監生在庶在舉廩生正青監
生在衡在我在岍公之孫也適莊宏者曰淑嘉適莊應
琳者曰淑平適陳朝爵者曰淑和適陳聖恩者曰淑禧
公之孫女也曽孫男十二人曽孫女十人尚幼也萬歴
四十七年五月十二日未時萬歴四十六年十一月初
四日丑時公與宜人生之年月日也康熙四十年九月
初六日子時四十七年九月十七日未時公與宜人卒

之年月日也公前以康熙壬午卜葬於北阡之長林莊林氏先世聚葬之原也今卜以某年月日奉宜人之喪合諸墓從先志也凡狀之所詳余撮其大書之其未詳者有子若孫能傳而述之也嗚呼世族大家世非乏也然邇四五百年名德相承守譜牒奉丘壠詩書之道益昌如林氏者有幾耶惟德與年不可倖致高行清節蔚為儒師且夫婦皆八九十歳如公者又有幾耶佶所悲者以不能取一第慰其親又以不及視母之含殮為傷

痛然人子之所以不朽其親者固自有在佶憾雖無窮而亦安以是為歉耶況侍醫藥治棺衾有其長兄在佶之哀其亦可稍紓已乎余於汪王二公皆嘗有一日薦剡之雅獨於佶未汲引不能不往來於懷焉然佶已自受知

九重矣儲其才以養其器異日所以顯揚其親者又烏知所窮耶是公與宜人亦可含笑地下矣是宜銘銘曰

閩越無諸為始封山川鬱積含敦厖士不遊宦道自尊

自唐及宋迺漸通儒先蔚起相撞舂長林得姓林所宗
遥遥華胄莆田分十二傳逮奉直公讀書汲古深磨礱
一行作吏揚清風卷懐引去直如繩年高徳卲聲彌宏
夫妻白首相敬恭生子倜儻才過翁考文徴獻飭其躬
是穮是蔉維年豐有欝北阡峙龍從堂斧㦸巢排幽宫
左昭右穆環重重松楸夾植薦豆登既安既固神所憑
福流奕禩垂無窮

封蕭母程孺人合祔墓誌銘

翰林侍讀德州蕭君視畿輔學政公廉造士顯聞於

朝廷事已報

命輒用親老乞歸養至是母孺人年八十有八以康熙

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終於里第明年九月十五日合

祔於封某官府君之阡先事侍讀君以書狀徵銘於不

佞敬曰惟豫之侍吾母側也時時為嬰兒戲而吾母亦

以嬰兒視之惟豫忘乎吾母之年而吾母亦忘乎惟豫

之將老也今則已矣為嬰兒戲不可得矣吾聞其言而

悲之侍讀君以終賈之年蜚英館閣及其奉使命司文教風裁嶽嶽不為俗浼海内士林有識之流聞聲相思喁喁嚮望宜且旦夕枋用當此時侍讀君年未及壯棄其官歸養母至二十五年之久孺人期頤康强考終無憾而侍讀君追憶之言猶自悲如此余於侍讀君忝齊年黙僚伍浮沈一世進不能有所建明於時退不能安其親一日之養如吾嚮者母夫人之大故悠悠蒼天抱恨無極此吾之所以為悲者也余既悲侍讀君之言又

竊自悲孺人之所以教誡其子有類於吾母者可得一二指數焉方侍讀君在館時迎養孺人俸錢不足食晨餐夕膳數進粗糲孺人則喜曰為翰林一如為諸生吾安爾養也是時余亦迎養吾母夫人於京邸歸之日解兒故敝衣持以去曰識之願兒無忘布衣時也侍讀君告而歸杜門深居泊然無營孺人為治生産娶一婦曰吾甚幸猶能為爾娶一婦矣嫁一女曰吾甚幸猶能為爾嫁一女矣則又喜曰為鄉紳一如為諸生吾不責爾

養也余以母夫人病請急而歸也母夫人病良已戒其子曰女往哉吾為爾娶婦嫁女治裝具給資斧焉慎毋愛官家一錢盖侍讀君督學駐畿南余過而遇諸途泣然泣以相告也俯仰三十年出處離合之際多有可悲者孺人方登大壽以終而先夫人窀樹已拱矣此豈不尤可悲與孺人姓程氏故指揮程公諱尚之女生有淑姿端慤慈仁及笄歸於封某官府君府君豪俊不羈遭家中落孺人佐之勤儉家以復振撫異母男惟乾不知

其非孺人出也孺人生二男子惟晉丁酉武舉人鳳翔守備惟豫即侍讀君戊戌進士與余同讀中秘書者也女三人皆適士人孫男九人孫女八人曾孫六人曾孫女七人玄孫男女九人凡內外孫數十人每遇良時節集坐前負者抱者卧枕膝者牽衣跳踉舞以嬉者孺人頷而樂之驕矜之色忿懥之意生平無幾微見於容止會地大震侍讀君急趨掖以起孺人從容言何蒼黃乃爾徐整衣出戶庭其儀度閑飭類如此所居竹竿巷與

田中丞叜母居比鄰二母以賢德相式好田母之殁中丞以書幣走千里使敬為傳記母軼事今以侍讀君之請而銘孺人異日有傳列女如劉中壘其人乎並吾母而為三良可無愧詞矣故宜銘也銘曰

世有母師教始幃庭微隱畢達萬目指稱黨序官政以翼以行我初受書先母諷傳發於其事老而不顛奕奕蕭君儒流競賀母誨良嗣謹小至大我蘄其施蠟貌戹辭君弘母教士祝其尸古求忠臣于孝子門白首孺慕

忍負

大君奉檄未晚天與斯文徳水之陽白雲如晦幽堂萬年芳儀儼在我作銘詩石永勿壊顧瞻舊阡輟筆遥慨

張母成太孺人墓誌銘

故陜西廵撫右副都御史陽城張公諱瑃以名御史受知

世廟擢撫關隴政化大行清名㡣徳流芬海内而以封通議公諱某府君為之父今户部主事茂生為之子而

成太孺人者中丞之母通議公之妻戶部之大母也戶部官於朝聞太孺人喪以冢孫請承重遄歸手疏其大母內行問銘於余余方有母之喪且祥矣覩太孺人之事狀而益有慟乎吾母也太孺人生七十年而歿而吾母之年不能週一甲子太孺人素健無恙而吾母多憂善病天與以劬勞有限之年而遽奪於憂病相尋之日視太孺人之康寧壽考有豐歉之殊焉悠悠蒼天其謂之何而能不重余之悲也太孺人姓成氏父諱朝軒母

王氏有家範通議公元配延太淑人既没繼配太孺人當此時中丞公年十二歲矣而通議公貫於黎陽衛原之間兩尊人俱在堂晨昏孝養惟太孺人是依尤日夜課督中丞公曰張氏世有隱徳而兒器宇異凡兒他日興者其在汝乎而中丞公兄弟天性孝謹用能得太孺人歡余觀太孺人相其夫子孝其公姑教其子為世名臣而康寜壽考獲有寵榮宜矣如吾母之淑徳懿行積憂病以終身而曾不能安其子一日之養無湯藥之嘗

無飯含之視而為其子者猶然偷息人世殆不如中丞公之生順而没寧也此又余之所以悲也太孺人生以前明萬歴三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卒以大清康熙十九年三月六日子四人瑃癸未進士即中丞公璘官生候選州同知俱延太淑人出璿廪膳生員璡國子監生候選州同知女一人太孺人出孫男三人茂生㢘生户部浙江清吏司主事揖生拊生俱幼孫女三人庚申十一月某日祔葬於通議公下佛之阡銘曰

猗嗟張母教以成其子母兮鞠我我則昧罔恥澤猶杯棬跡陳圖史忍令詰母有子如此師彼賢豪以終吾母之志而已矣

馮母楊夫人墓誌銘

余少時伏里中聞代郡馮秋水先生學本經術以麟經世其家起而為吏所歷有聲名余雖不及見公心儀其賢及後登朝忝貳國子師公之子雲驤實分教諸生館下賴君力以廉正佐佑余余得不愧於諸生余用是知

長君之賢余為翰林學士與庶常諸君相周旋公之子雲驌從授經者數年又以知次君之賢次君之子壐少年取科第時過從於邸中余於是益知馮氏三世皆有文而賢何其盛耶余去京師兩馮君皆將母家居康熙甲戌余被名來京師見壐問夫人無恙夫人者秋水先生方伯公之配而大馮君以叅議辭其官小馮君以翰林編修請於朝朝夕侍養所云將母來諗者也越明年乙亥夫人卒兩馮君為狀介修撰胡君孟行以銘來請

余與馮氏游舊矣況重以孟行其曷可辭余乃今知馮氏之三世有文而賢者皆以夫人也夫人生有貴徵通詩書明大義初歸於馮也姑太夫人以苦節孀婦時卧疾夫人襘裾不解目睫不交累日窮年侍益以勤至脱簪珥以充甘脆省侍御服用以佐夫子所不逮由是方伯公入則承歡出則問學益得肆其力於翰籍鉛槧之場與當世賢士大夫交游意雍容自得也迨舉賢良方正自爲灤州守以至大官夫人未嘗不從以奉其姑以

佐其夫子著短布澣濯之衣辟績不少休人謂夫人貴矣何苦復爾夫人謝淡泊吾所安亦令兒曹體吾意耳其時大馮君已成進士而夫人戒懼其詞由是方伯公感夫人意砥節礪操乾乾不懈始終為世聞人先是順治初公備兵西寧賊數萬騎薄城下夫人與公約必死當是時編修君始生夫人屬乳媼曰城破在旦夕我夫婦為人臣子必死於難此兒生不幸不能復相顧矣在圍城中四十日而始解誘之百端公不為動夫人實相

之由是方伯公堅忠亮之節著攖城之功世莫不賢之夫人平居教諸子孫五六歲時皆口授以孝經論語矻矻晨夕不厭而兩馮君及子姪皆後先策名於時其所造進方未易量余故曰馮氏之三世有文而賢者凡以夫人之故也自方伯公之移疾而歸歸而歿也夫人蚤夜劬辛執勤儉以推慈逮物凡養孤獨無告以百人為率月人給米一斛病醫藥冬裳衣時其緩急今行之三十年所矣余謂馮氏之興未可量者事殆有徵也故非

夫人之澤不及此夫人姓楊氏明庚辰進士兵科都給
事中恂女孫太學生可植女年十八繼室於方伯公公
貴封夫人初公娶傅夫人生參議君四歲而傅夫人殁
遂養於王太夫人夫人歸馮而請於太夫人曰新婦當
日夜奉太夫人歡奈何以孺子憂太夫人太夫人無自
勞苦新婦自能子孺子王太夫人喜夫人撫視恩勤備
至參議君迄今狀夫人而號泣天乎竟奪吾母葢幾不
知夫人之非已出也嗚呼夫人信賢母已秋水先生諱

如京秋水其字官至廣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男二傳
夫人出者雲驤乙未進士福建督糧道布政使司參議
夫人出者雲驌丙辰進士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
孫男六璧乙卯舉人璽戊辰進士廣西梧州府同知壁
壂庠生壆堅幼孫女六人介夫人之狀以請余銘者編
修君典試所得士初編修君之奉命典江南試也夫人
戒之曰江南人文大邦汝先君之舊蒞茲土也其無廢
先子之功汝往慎之哉編修君頓首受命所取士後對

策果以狀元及第則今之介夫人狀者胡君也夫人言行皆應銘法銘曰

世無少君若孟光神明乖違愆陰陽遥遥賢淑連梓鄉才德殊邈匹配良斷織勸學感樂羊慈逾所生如穆姜禮宗母師代所望惠班女誡羅縑緗躬勤餘廩霑翳桑布施福德能思量儒門淡薄家風長像末陵夷邪熾昌懸鼓定水皆微茫優曇鉢花難再芳考終徃生理則常為世標景與津梁我銘懿行心洋洋金石可泐詞無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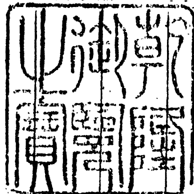
## 乳母趙墓銘

乳母趙乳陳氏兒廷敬時歲饑兒生月有十日凡以乳入陳氏門者已連十許輩兒見輒啼趙來兒就其乳食則不啼趙一乳室以一乳乳兒母夫人憂之更易他乳又輒啼不食於是趙乳兒五年出陳氏門年七十二以疾卒及見所乳兒官御史大夫云蓋至是母夫人見背已九年矣當夫人在時及見廷敬為翰林學士於時方優游文墨之塲責輕而寵深有餘樂而無他憂也比者

洊歷公卿出入禁闥兢兢乎懼不克終吾少而病老而
憂憂之時吾母夫人不及見而趙見之今已矣誰其憂
吾之憂者趙卒以某年月日某年月日葬於玉溪之西

原銘曰

玉溪之泉其流濺濺玉溪之峯高雲游空旣固旣崇安
保母之躬



午亭文編卷四十六